

《西游记》与元明清宝卷

刘荫柏

吴承恩的巨作《西游记》小说，如以万历二十年（1592年）金陵世德堂刻本《新刻出象官板大字西游记》来计算时间，迄今已有三百九十四年了。吴承恩的小说，不仅与宋代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，元代初期吴昌龄《唐三藏西天取经》杂剧和中晚期无名氏《西游记》平话，以及明代初期杨景贤《西游记》杂剧，有甚深血缘关系，亦与元明时期的宝卷有关，并对清代许多佛曲宝卷发生甚深影响。

目前见到与《西游记》有关的宝卷，以元钞本《销释真空宝卷》年代最早。此宝卷与宋元刻西夏文藏经同在宁夏发现。敦煌石室的藏书，年代颇杂，有五世纪的写经，亦有十世纪以后的写经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。《销释真空宝卷》行文，偶用七言诗为偈语外，一般在叙述时采取三、三、四格式，与元初重刻金崇庆元年（1212年）本《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》类似。在卷内有“大成至圣文宣王，亘古亘今论文章”语。据《元史·祭祀志》载，元武宗至大元年（1308年）秋七月封孔子“大成至圣文宣王”，清人孙星衍辑《寰宇访碑录》中收《加封孔子制诰碑》载孔子此封号始于大德十一年（1307年）七月。一般情况此封号不会一经公布，便流入民间，需要有一段时间才能见之于释门通俗性文学中，故推测此宝卷不可能产生于大德十一年以前，当在

元代中晚期。此宝卷内容颇杂，其中有一则集中讲唐僧西天取经故事，兹录之于下：

唐僧西天去取经，一去十万八千程。

昔日如来真口眼，致今拈起又重新。

正观殿上说唐僧，发愿西天去取经。

唐圣主，烧宝香，三参九转。

祝香停，排鸾驾，送离金门。

将领定，孙行者，齐天大圣，

猪八戒，沙和尚，四圣随根。

正遇着，火焰山，黑松林过，

见妖精，和鬼怪，魍魉成群。

罗刹女，铁扇子，降下甘露。

流沙河，红孩儿，地勇夫人；

牛魔王，蜘蛛精，设入洞去，

南海里，观世音，救出唐僧。

说师父，好佛法，神通广大，

谁敢去，佛国里，去取真经？

灭法国，显神通，僧道斗圣；

勇师力，降邪魔，披剃为僧。

兜率天，弥勒佛，愿听法旨，

极乐国，火龙驹，白马驮经。

从东土，到西天，十万余里。

戏世洞，女儿国，匿了唐僧。

到西天，望圣人，殷勤礼拜，

告我佛，发慈悲，开大沙门，

开宝藏，取真经，三乘教典。

暂时间，一刹那，离了雷音，

取真经，回东土，得见帝王。

告我佛，求忏悔，放大光明。
到东土，献真经，唐王大喜，
金佛会，开宝藏，字字分明。①

此中提到《西游记》小说中人物十余人，情节亦有十余处相同。在宋人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中，无猪八戒，无南海观世音、火龙驹、罗刹女、牛魔王、红孩儿、地勇夫人、蜘蛛精等人物，亦无火焰山、黑松林、灭法国、戏世洞等情节。虽有唐僧、孙行者、沙和尚，但称为三藏法师、猴行者、深沙神，而深沙神还有“浑家眷属”。据磁县出土的元代唐僧西天取经瓷枕中绘画内容，以及朝鲜古代学汉语课本《朴通事谚解》中介绍的元人《西游记》平话故事梗概和一则残文，正与《销释真空宝卷》所述内容相同。故知此宝卷不仅是研究《西游记》平话的珍贵资料，亦是研究《西游记》小说形成与发展的重要资料。

在明代与《西游记》有关的宝卷较多，其中以罗祖撰《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》最早。此宝卷刊刻于明正德四年（1509年），比金陵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早八十三年。此宝卷不详述西游故事，仅有一小段文字云：

皇王护法重恩，久后脱化净土西天，……先有证见。圣者朱八界、沙和尚、白马做护法，度托众生，护法都成佛去了。此中圣者朱八界、沙和尚，取自元人《西游记》平话。白马，乃是宝卷作者据汉明帝时摩腾竺法兰自西域以白马驮经事，唐·慧立、彦惊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中胡翁换马事，以及民间传说而增添出来的。吴承恩受此启示，不仅在《西游记》小说添入白龙马，而且就此衍出观音大士、惠岸行者两降小白龙，以及白龙化马随师西行，大战黄袍怪等动人的故事。另外，此宝卷中内容亦证明在朝鲜人边暹等编辑《朴通事谚解》中注录的元人《西游记》平话，在明代中期尚在社会上流行，并未散佚，吴承恩在重新创作《西游记》时，很可能即以平话为蓝本。据清乾隆四十年

浙江巡抚三宝奏折《军机处录副奏折》载，罗祖一名罗梦鸿，生于正德七年，死于嘉靖七年。就算此说可靠，亦年代比世德堂本甚早。

在明嘉靖年间有一部《清源妙道显圣真君一了真人护国祐民忠孝二郎宝卷》，为上、下两卷本，每卷结尾处均有：“大明嘉靖岁次壬戌三十四年九月朔日旦吉日敬造”一行字。如以“岁次壬戌”计，当为嘉靖四十一年（1562年），如以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计，岁次应为“乙卯”。即以嘉靖四十一年计，亦比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早三十年。据明人陈文烛在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写《吴射阳先生存稿序》云：“吴汝忠卒，几十年矣。”学术界一般认为吴承恩约逝世于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。故知在《二郎宝卷》刊世后约二十年，吴承恩尚活在人间。此宝卷虽系写二郎真君的出身历史，但有较多篇幅涉及到唐僧西天取经故事，很值得研究。在宝卷开篇指出：二郎真君的父亲叫杨天佑，是上天“左金童临凡”，母亲是斗牛宫“仙女云华侍长”，均为大有来头之人。正篇五章叙述二郎真君父母的遭遇。杨天佑为确州城内书生，云华仙女恋旧，遂下凡与其私配成婚，生下二郎真君。天佑与云华因犯天条，为花果山孙行者所困。在宝卷“水火既济品第六”云：

参禅不受明人点，都作朦胧走心猿。

猿猴顿断无情锁，见害当来主人公。

念佛若不拴意马，走了心猿闹天宫。

行者确州来赴会，压了云华在山中。

斗牛宫里西王母，来取二郎上天宫。

二郎到了天宫里，蟠桃会上看群仙。

因行者多事，将云华仙女“压在太山根”。从“走了心猿闹天宫”句看，已涉及元人《西游记》平话内容。在宝卷“摇山晃海品第七”云，二郎问西王母，“生身父母在那厢”，并发下誓言：

“我今去拿孙行者，送在老君炉内炼他也难说。”

据《朴通事谚解》中小注可知，在元人《西游记》平话中并无老君丹炉火炼孙行者事，这很可能是元末、明初时民间流行的新传说。西王母告诉二郎救母的地方及方法：

王母开言叫二郎，你娘压在太行山，
子母若得更相见，山要不崩难见娘。
我今赐你八装宝，五盘四贵按阴阳。
你今要见无生母，那是爷来那是娘。

二郎担山赶着太阳，要见亲娘，两座名山，昼夜常担，手
拿钢斧，要劈昆山，七孔山上，叫声亲娘。

在宝卷“求籤桂造品第十”云：

二郎爷，忽想起，无生父母。
两座山，无昼夜，在我身边。
他叫我，救我娘，母子相会。
开山斧，两刃刀，银弹金弓，
升天帽，蹬云履，腾云驾雾，
缚妖锁，斩魔剑，八宝俱全。
照妖镜，照魔王，六贼归顺；
三山帽，生杀气，顶上三光；
八宝装，四条带，腰中紧系；
黄袍上，八爪龙，紫雾腾腾。

在宝卷“心猿不动品第十一”云：

二郎变化有神通，八装圣宝紧随跟。
出门先收各牙治，黄毛童子护吾身。
后收七圣为护法，白马白犬有前因。
.....

梅山七位尊神圣，归依爷上拜弟兄。
帅将跟随常拥护，天地同春成圣神。

白马爷乘神坐骥，白犬神噉紧跟巡。

贯会降妖捉鬼怪，邪崇精灵影无踪。

这正与《西游记》小说第六回“观音赴会问原因，小圣施威降大圣”中描写有相近相同之处，如“那猴王即掣金箍棒”，“腾出营门，急睁睛观看，那真君的相貌，果是清奇”：

仪容清俊貌堂堂，两耳垂肩目有光。

头戴三山飞凤帽，身穿一领淡鹅黄。

缕金靴衬盘龙袜，玉带团花八宝妆。

腰挎弹弓新月样，手执三尖两刃枪。

斧劈桃山曾救母，弹打棕罗双凤凰。

力诛八怪声名远，义结梅山七圣行。

心高不认天家眷，性傲归神住灌江。

赤城昭惠英灵圣，显化无边号二郎。

孙大圣见罢，又问：

我记得当年玉帝妹子思凡下界，配合杨君，生一男子，曾使斧劈桃山的，是你么？

《西游记》中二郎真君是玉帝外甥，曾劈山救母。他头戴三山帽，身穿八宝装，手持三尖两刃枪，有细犬助战，又与梅山六弟兄结拜，合称梅山七圣。在第六十三回“二僧荡怪闹龙宫，群圣除邪获宝贝”中，他“取金弓，安上银弹”，弹伤九头虫怪。由此可见，宝卷中对二郎真君的描写，或与《西游记》中相同，或大同小异。在宝卷“五眼六通品第十三”中，插叙唐僧与孙行者事：

因为二郎来救母，太山压住孙悟空。

唐僧领旨辞圣主，出了长安望西行。

单身独自无护法，步步游行一个人。

登山迈岭多劳苦，沟沟涧涧最难行；

凹凹凸凸山山涧，岖岖湾湾路不平；

辛辛苦苦往前走，主天主地一座山。

到了山中无出路，要见活佛难上难。
唐僧祝赞天合地，阿弥陀佛念万千。
正是长老为难处，猛听人语叫连天，
叫声师父救救我，情愿为徒把经担。
唐僧一见忙念咒，太山崩烈在两边。
行者翻身拜师父，担经开路上西天。

这正与《西游记》第十二回至十四回中情节相似。在宝卷“行者翻身品第十四”〔乐道歌〕，还谈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全部过程：

老唐僧，去取经，丹墀领旨拜主公。谢圣主，出朝门，前行来到一山中。收行者，做先行，逢山开路无人阻，遇水叠桥鬼怪惊。老祖一见心欢喜，高叫徒弟孙悟空。望前走，有妖精，师徒俩，各用心，又收八戒猪悟能。两家山，遇白龙，流沙河里收沙僧。望前走，奔雷音，连人带马五众僧。唐僧随着意马走，心猿就是孙悟空。猪八戒，精气神，沙僧血脉遍身通。师徒门，不消停，竟奔雷音取真经。见活佛，拜世尊，开宝藏，悟心空，三华聚顶五气生。

这正是《西游记》第十三回至九十八回中内容。此外，宝卷作者还用悟性参禅的道理解释西天取经故事之旨：

老唐僧，为譬语，不离身体。
孙行者，他就是，七孔之心。
猪八戒，精气神，养住不动。
白龙马，意不走，锁住无能。
沙僧譬，血脉转，浑身运动。
人人有，五个人，遍体通行。

此中心猿意马之说，对吴承恩有所启示。这部《二郎宝卷》在《西游记》小说成因史上，颇为关键。此中二郎神身世以及擒孙行者事，虽来自元人平话，但又有新的注释与发挥，吴承恩不仅

加以采用，还增饰了赌斗变化的场面，后又衍出助悟空大战九头鸟怪的故事。卷中增添老君炉火炼行者事，为一全新线索，不仅为吴承恩采用，还做了极大发挥。因为太上老君为道教教主，他的出现遂使在尔后的许多回内，引出了镇元子、紫阳真人、金角大王、银角大王、独角兕大王等一系列道教系统的神仙魔怪，并与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路上发生极大关系，这不仅使内容丰富多彩，而且使比较纯的释门故事传说，变为三教合流的产物。

在明代中期还有两部与《西游记》有关的宝卷，一曰《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》，一曰《销释科意正宗宝卷》。《天仙圣母源留泰山宝卷》，虽没有明显地出现《西游记》小说主人公唐僧、孙悟空等人物，但有些情节却十分相似，如上卷中写千花公主乃观世音菩萨临凡尘，她受太白金星指路点化，往泰山修行。公主出了青龙关东行，见黄河阻路，遂乘船渡河。梢公赵恩妻子见财起歹意，商量谋财害命。赵恩“见公主，生的好，青春美貌”，“起奸心，生恶意”，先将其妻陡氏一槁子打落水中，然后对公主夺财逼奸：

我为你，把妻儿，送了残生，
你与我，为夫妇，常远到底，
假若是，不肯依，你命难存。
公主听，这句话，魂飞天外，
骂贼徒，你怎敢，大胆欺心，
俺父王，知道了，碎尸万断，
拿你这，欺心贼，刚骨抽筋。
公主有，灾合难，谁来答救？
惊动了，镇江河，水府龙神。
不多时，云雾起，霹雷响亮，
显神通，狂风里，现出金身。
三郎神，站船头，高声大叫，

赵思见，魂吊了，投水逃生。

此中公主河中遇难情节，与《西游记》第九回“陈光蕊赴任逢灾，江流僧复仇报本”中陈光蕊与殷小姐在洪江渡口船中遭遇相似。再如下卷中写公主前行至一深涧，见水势凶险“唬去三魂”，又为水神所救：

感动了，诸贤圣，水府龙神，
青龙神，化白马，出了潭内，
野性烈，欢跳跃，过涧三层。
有九天，玄圣女，站在坡下，
一把手，挝住马，牵着同行。

.....

仙人说，你乘马，我今送你，
把公主，扶上马，驾起祥云，
玄圣女，牵着马，扬长而过，
霎时间，就到了，白马关中。

此中描写与《西游记》第十五回“蛇盘山诸神暗佑，鹰愁涧意马收缰”中唐僧深涧遇险，观音菩萨降玉龙三太子，化为白马的情节相近。此宝卷今存明刊本，未标出详细年代，从样式上看与嘉靖、万历间刊刻的宝卷相似。此宝卷显系受《西游记》影响而成，如指点千花公主修行的太白金星，亦在《西游记》中引孙悟空入天官。《销释科意正宗宝卷》直接写了唐僧取经故事。在“出玄门游三界品第十六”云：

古雷音，三藏法，今番从显，
多亏了，老唐僧，师徒五人。
白马驮，无字经，唐僧跟定，
往东行，受苦辛，那个知闻。
到东土，尘世界，劝化男女，
迷众生，几个认，真假邪宗。

至如今，众留下，一揽经文。

唐僧白马，师徒五人，西天去取经，每路心苦，只为众生传下大法，照样修行，唐僧譬语，收揽在一身。

在“唐僧取经度众生品第十七”〔挂金锁〕曲云：

三昧禅机，若有人惺悟，昼夜盘还，要见无生父。宾主相随，不离凡身体；进上一切，就得明心地。这步功案，大众仔细思。

唐僧取经，径奔雷音寺。师徒五人，多亏龙天助。唐朝有福，才出明贤士。几人参透，正宗玄妙理。这步功案，知的不知的。

此宝卷亦存明刊本，未标出具体年代。今存《销释圆通宝卷》、《销释归家报恩宝卷》、《销释收圆行觉宝卷》、《销释同悟济本还源宝卷》、《销释开心结果宝卷》，最早为万历十二年（1584年），最晚为万历二十九年（1601年）刊本。此类书样式相似，故推测《销释科意正宗宝卷》亦可能是万历年间刊本。此中提白马驮无字经事，正是《西游记》第九十八回“猿熟马驯方脱壳，功成行满见真如”情节。

在明末清初之际，出现一部《先天原始土地宝卷》（一名《土地宝卷》）。此宝卷叙述大地化身土地神大闹天宫的故事。土地神得太白金星指引至三清宫，元始天尊将如意钩赐予土地神作拄仗。土地神持如意钩将南天门打开，使六方振动。玉帝派天兵神将前去捉拿，均被土地神杀败。于是玉帝调四大天王、八大金刚及齐天大圣孙行者前来助战。行者与土地赌斗变化，各显神通，仍不能取胜：

众神仙，叫土地，你在何处？

那土地，从地里，往外一钻。

孙行者，扬起棒，娄头就打，

有土地，龙头杖，着架相还。

通天圣，齐大圣，不能取胜，
众神仙，把土地，围在中间。
龙头拐，戳在地，晃了几晃，
山又摇，地又摇，动地惊天。

最后，玉帝去西天请来佛祖，如来佛以甚深法力，象收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制伏了土地神。如来佛将土地神掳至灵山，投入炉火中焚毙。土地的肉体虽被灭了，他的灵魂却永存、无往不在，如来佛遂遣使者遍布天下，使穷乡僻壤，大家小户皆建土地祠与土地神位。《土地宝卷》中屡败天兵神将的土地神，显系受《西游记》等“神魔小说”影响而产生的，他成了自“齐天大圣孙悟空以来最顽强的‘天’的敌人”（郑振铎《中国俗文学史》第十一章宝卷）。

清代因《西游记》小说问世后，在社会上产生极大影响，遂出现许许多多有关西游故事的宝卷。据我在北京几处图书馆见到的，有《西游记宝卷》二册（士洪抄本）、《唐僧宝卷》二册（培德堂抄本、屈文斌抄本二种）、《唐僧宝卷》一册（道光二十一年、光绪十五年抄本二种）、《长生宝卷》（亦名《陈光蕊宝卷》，吴介人抄本）、《李翠莲拾金钗大转皇宫还魂宝卷》（清刊本）、《唐王游地府李翠莲还魂宝卷》（嘉庆四年荣盛堂重刊本）、《西瓜宝卷》（宣统二年抄本），此外还有《新编说唱沉香太子全传》（许如来抄本）、《鸟窠禅师度白侍郎宝卷》、《天仙宝卷》（周俊德抄本）、《家堂宝卷》（金仰贤抄本）、《善才龙女宝卷》（民国元年翼化堂刊本）等。在首都图书馆藏抄本《佛曲十九种》中，收有《唐僧宝卷》二种，《天仙宝卷》、《翠莲宝卷》、《家堂宝卷》。

在《新编说唱宝莲灯华山救母全传》卷上云：

话说西汉明帝年间，湖广荆州府有一书生杨天佑，在桃山洞中修炼，斗牛宫张仙姑下凡，与他配合姻婚，生下一男

一女：男名二郎，女名三娘。事被玉皇闻知，大怒，降旨将仙姑压在桃山受苦。后来二郎劈山救母，玉帝见喜，二郎封为西川灌口妙道真君，三娘封为西岳华山三仙圣母，两处享受香火。

此处据《西游记》小说改动了明代《二郎宝卷》中地名、人名，如明宝卷中斗女宫仙女云华侍长，清宝卷则变成玉帝之妹张仙姑，使二郎真君成为玉帝外甥。再如明宝卷中将云华仙女压在太行山，清宝卷改为压在桃山，这就与《西游记》小说中所说二郎真君“斧劈桃山曾救母”事完全吻合了。但因受《西游记》小说影响，在《新出二郎劈山救母全段宝卷》中，又给杨二郎增添了一些阔亲戚，如：

说起你姨娘大公主，她也临凡下天堂，
下界许配那一位？匹配东海龙王叫敖广；
你的姨娘二公主，也曾临凡降下方，
下界许配那一个？许配托塔李天王。
你大姨娘生下一个子，生下了独角龙镇守东洋；
你二姨娘生下三个子，金吒、木吒、哪吒三位郎，
金吒、木吒去学艺，哪吒保武王把先行当。

从此中内容看，又受到明人许仲琳《封神演义》之影响。二郎之母因产后在江边洗衣裳，沾染江河湖海之水，恼了东海龙王，在玉帝面前奏本，调天兵天将捉拿张三姐。诸天兵神将不能取胜，遂从“花果山搬来孙行者”，将她拿获，压在“桃花岗”。二郎得到太上老君指引，天蓬大帅放行，终于擒妖得斧，劈山救母。二郎本还想带兵找孙行者报仇，因行者已“保唐僧把经取”，故此玉帝加以制止。在《西游记》第七回“八卦炉中逃大圣，五行山下定心猿”中，玉皇大帝本称做“高天上圣大慈仁者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”，“他自幼修持苦历过一千七百五十劫。每劫该十二万九千六百年”，方“享受此无极大道”，这与道藏中《高

上玉帝本行集经》、《高上玉皇上帝普福延生满愿宝忏》^②所载内容相同。宝卷中玉帝姓张，与《西游记》中称谓迥异，似乎是取自唐·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前集卷十四“天翁”：

天翁姓张名坚，字刺渴，渔阳人。少不羈，无所拘忌。尝张罗得一白雀，爱而养之。梦天翁责怒，每欲杀之，白雀辄以报坚，坚设诸方侍之，终莫能害。天翁遂下观之，坚盛设宾主，乃窃骑天翁车，乘白龙，振策登天，天翁乘余龙追之，不及。坚既到玄宫，易百官，杜塞北门，封白雀为上卿侯，改白雀之胤不产于下土。

在清人宝卷中，均言玉帝姓张，恐即据《酉阳杂俎》之说。在道光年间许如来抄本《新编说唱沉香太子全传宝卷》中，还有二郎真君与齐天大圣孙行者联手大战沉香、八仙、九天玄女娘娘的故事。八仙本为道教中人物，竟入佛门宝卷之中，可见宝卷内容亦相当芜杂。

在抄本《佛曲十九种》中，有两种与《西游记》中故事和人物有关的宝卷，内容很有趣味。其一曰《天仙宝卷》，叙述玉帝之女张四姐下凡嫁一书生，玉帝闻之大怒：

便差九龙三太子，哪咤太子一同行，
又唤齐天并大圣，领兵三万下天门。

.....

哪咤太子战不过，齐天大圣也来临。
手中拿了金箍棒，四姐看见吃一惊，
此人变化神通大，大闹天宫无比平。
大圣念动金刚诀，变了千万猢猻精，
吩咐六神来看住，团团围住四姐身。
天兵天将来围住，口口声声捉奴身。
仙女看来敌不住，身边耳出宝和珍，
入地鞋子来穿着，将身一动影无形。

这位上天的叛逆者孙大圣，竟然变成玉帝手下最得力的捕快。其二曰《家堂宝卷》，此中孙大圣不仅是上天惩处下界妖仙的最重要打手，而且与传说中他的前辈或亲属发生凶杀恶斗。“归山水母”，应作龟山水母，亦称泗州圣母、水母娘娘、水猿大圣，名叫无支祁（或巫枝祗），最早见载于唐人李公佐《古岳渎经》，为涡水神，传说在大禹治水时曾将其降伏。在宋人平话《陈巡检梅岭失妻》中自称齐天大圣的猢狲精白申公云：“小妹便是泗州圣母。”明初杨景贤《西游记》杂剧中孙行者云：“二妹巫枝祗圣母。”无名氏《二郎神锁齐天大圣》杂剧中齐天大圣云：“姐姐龟山水母”、“水淹了泗州”。在《西游记》第六十六回“诸神遭毒手，弥勒缚妖魔”中云，泗州大圣国师王菩萨“昔年曾降伏水母娘娘”，亦名“水猿大圣”。足见与孙大圣渊源甚深。在《家堂宝卷》中，观音菩萨领玉帝圣旨，点了四大金刚、哪叱太子、孙行者围困归山水母，斗了七日七夜，仍不能取胜，后又调杨戩及众天神相助，才将水母杀败。观音变做白发老人，在南门外化一个三鲜面店，将金链条化作长寿面。在伽蓝菩萨、韦驮菩萨的协作之下，索住水母肚肠，又“取出降妖索”，“缚住此妖精”，将归山水母困在“万丈龙潭内”，用“铁网笼罩”，永不出世。这部宝卷从内容上推测，一方面受《西游记》及有关小说、戏曲影响，另一方面亦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唐、宋、元时代有关泗州水猿的种种传说。此宝卷抄本未注明抄写年代，从字样和纸张上看为清代后期，不知在明代或更早一些是否有抄本或刊本，倘有当更为重要。

从上述元、明、清时代的宝卷内容可知，《西游记》与宝卷曾结下甚深法缘。释门为扩大其影响，遂走向世俗化，在唐代出现俗讲变文，宋代有说唱宝卷问世。唐代玄奘大师西行求法的动人事迹，本为东土释门之盛事，且有宋人诗话，元人杂剧、平话，明人小说风行于世，故宝卷作者或直接采用，间收录，或兼采

多种而化出。因这类通俗性宝卷多产生于市井间，故有时不免要吸收一些民间新的传说。又因《西游记》小说本有三教同源思想，如第四十七回中孙行者对车迟国君臣僧俗云：“望你把三教归一：也敬僧，也敬道，也育人才。”故有时又不免兼收道教中传说入释门世俗化的宝卷中。过去在研究《西游记》小说时，不大注重于有关宝卷的研究，这是个缺欠。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搜集、整理和研究工作，从中挖掘出新的珍贵的资料。

注：

①见《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》第五卷第三号（民国二十年五、六月），胡适《跋〈销释真空宝卷〉》附录。

②见清贺龙骧编《道藏辑要》室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

